

石 家 庄 文 史 资 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本辑编辑：马 虹 张辰来 栗 永
特邀编辑：路 深 赵孝章

书名题字：吴小如
封面设计：温存根
封面篆刻：王克勤

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石家庄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地址：石家庄市公园街6号

石家庄市建南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印张7.5 185.8千字

1986年12月 第1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冀出内字第1192号

工本费1.65元

目 录

• 政治 • 军事 •

抗战初期我在石家庄接待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陈 洋	(1)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军准备接收石家庄的经过·····	王 英	(7)
回忆王子兴的两次策反工作·····	王 英	(10)
抗战时期的石门情报站·····	徐文英	(13)
我打入石门南兵营的经过·····	张子元	(22)
回忆抗日同盟军与抗日救国军·····	张子元	(32)
侯如墉先遣军抢占并劫收石家庄的经过·····	刘壮飞	(38)
国民党先遣军接收石家庄亲历记·····	于啸青	(51)
解放前国民党在石家庄的县市党部·····	傅继文	(59)
“十九号”内幕·····	刘志芳	(61)
“中和恒药店被“十九号”破坏之后·····	陈怀玉	(72)

• 工 商 •

石家庄早期的商业·····	梁 勇	(76)
我所知道的“七七”事变前的石门商会·····	刘中五 遗作	(80)
旧大兴纱厂集中和使用资金的情况·····	杨俊科	(83)
旧石门的大丰公司·····	杨维民	(88)
石家庄早期的转运业·····	杨俊科	(92)

• 社 会 •

旧社会见闻散记.....	何子丰 遗稿	(95)
光绪过正定的一件轶事.....	冯汉珍	(100)
石门商会和市政公所的缘起.....	赵育民	(103)
旧石门历届市长.....	刘普义	(106)
石家庄解放前四十年的天灾人祸.....	刘普义	(110)
回忆石门救济院.....	于啸肯	(115)
日伪时期获鹿县合作社联合会.....	赵德汶	(120)
我和日本人打“官司”.....	张贵林 口述 张辰来 整理	(124)
旧石门市的三大公害——妓院、烟馆、赌场.....	吴景仁	(127)
附：解放前石门的新市区.....	王翠珍 王艳菊	(133)
石家庄部分街道名称的来历.....	殷良夫	(135)
尼姑泪.....	马淑敏 口述 张步云 马 利 整理	(140)
我的修士生活.....	张贵兰 口述 马 利 整理	(149)

• 人 物 •

吴禄贞石家庄殉难记.....	陈耀林	(153)
刘汉平在中国的革命活动.....	苏淑斋 整理	(164)
回忆我的父亲牛向辰.....	牛秉枢	(176)
颜德庆与正太铁路.....	陈 津	(180)
武师魏斌臣.....	张寿山 口述 傅彬卿 靳学文 刘全福 整理	(185)
软墨林在获鹿.....	韩庆志	(189)
伪县长朱能云.....	葛秉纪	(193)
附：贪官朱能云二三事.....	张秋峰	(195)
我所知道的孙殿英.....	刘壮飞	(196)
抗战时期的石友三.....	吕献云	(208)

• 文化 • 教育 •

石家庄解放前的教育概况·····	刘普义	(212)
南高营村开办法文馆前后·····	何联昌	(221)
石家庄第一家照相馆、戏园、医院和电影院·····	刘普义	(223)
三十年代我市的足球活动·····	张涛	(226)
石门体育促进会简介·····	张涛	(228)

• 质疑 • 补白 •

关于金村身份的质疑·····	张应吾	(230)
“七七”事变前石家庄的报刊·····	殷良夫	(152)
解放前石家庄的报刊·····	赵士恒	(109)
西本愿寺·····	赵德汶	(175)

纪念石家庄解放四十周年征稿启事·····		(232)
----------------------	--	-------

抗战初期我在石家庄接待 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陈 洋

我读了《石家庄文史资料》第二辑张振寰的《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在石家庄的活动》一文后，顿时回忆起四十八年前我任正太铁路管理局事务课长，亲自接待周恩来彭德怀两同志经过石家庄的情景。虽然从迎接下车到登车握别仅有三个小时，而这短短的经历，实令人终身难忘。可惜我过去的日记丢失，准确日期，不复记忆，但从张振寰同志文内记明九月中旬开会和天津大公报的当时战讯考证，那是在长辛店激战，日寇尚未进攻保定之前，亦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上旬之间。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当时驻防北平、平汉两铁路线的西北军爱国将领，奋起抵抗，丰台、宛平等地，战斗激烈异常，日军伤亡很重。之后，日本便倾全国力量，大举增派陆空军队，分向津浦、平汉、晋北各线，疯狂进攻。我国亦开始全国性抗战。我方平汉一线划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刘峙驻守保定。八月下旬蒋介石又派军事委员会林蔚部长坐镇石家庄，参谋总长程潜亦巡视来石，都由副局长周志钟接待，安排他们住在正太场二十五号局长官舍。

当时局长颜德庆因本职是铁道部技监，全面抗战后须协助部长张嘉璈处理部务，不能回石，已经部电派周志钟代理局长，并准备必要时将管理局迁入娘子关。故在日寇进攻长辛店时，石家庄遭受三次轰炸，正太铁路员工俱乐部大厅整个炸毁，遂将总、车、工、机、会五处大部分课室人员，迁移娘子关内办公，并深

入太谷县大郭村租赁房屋，存放重要物资与文卷档案。组织应变员工，随同周代局长留局工作。

在一个暮色苍茫的黄昏，我刚送周代局长陪同程潜总长登上开往娘子关的专车，轻松地缓步回到二十七号官房（是总务处长丁淇的宿舍，我妻在铁道部工作，儿女都住南京，故我一个人住该官房的三间客室），就接到马秘书派人送来的加急密电。电文大意是：“颜局长季余兄勋鉴，周恩来彭德怀两先生乘今夜快车明晨五点到石，随带警卫八人，请准备早餐招待，并代联系平汉路车赴保定，弟阎锡山。”

我任职之初，颜局长就明确告知：“事务课长要兼负交际课长的职责。”两年来不断迎送高级将领，已成常例。可这次局长不在家，应由我亲自接待，却又是共产党的要人，精神上感到十分紧张，便靠在沙发上再三阅读电文，冷静考虑。首先是休息处所问题，过去接待贵客多在豪华的正太饭店，现在敌机每天骚扰，饭店紧贴正太路车站，对门就是平汉路车站，为空袭的最大目标，极不安全，只有我住的二十七号官房（处长丁淇已进娘子关，正房全部腾空），位居正太场白杨丛林之中，且院内原有国民党内战时法国工程师设计挖建的地下室，可以随时隐蔽防空，便立即唤来厨师老刘，叫他设法备办四样炒菜，一桌三人，一桌八人，要办得丰盛些，并指示他如晚间买不到，可向菜馆去商购，多煮点大米稀饭，蒸两笼馒头花卷，明早七点齐备，不得有误。然后才电话告知平汉铁路石家庄车务段徐段长，约好有要事面谈，便即骑自行车到他宿舍，将电报给他看了。他也很兴奋，想了一下说：“这两位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前两年还听了叫人毛骨悚然，但自西安事变后，周恩来的名子却使我们感到亲切，想不到这次可以公开会见了。好！我们决定准备包车，挂明早八点开往保定的特别快车。”徐段长和我友谊很深，我们经常聚会，西安事变时的新闻报道，成为当时我们谈论的中心，

还互相交换一些小道消息，看法也多一致，这回我们又想到一起了。临别紧紧握手，叮嘱千万保密，严防汉奸。

那时天亮得很早，四点钟我就睡不着了，索性起床盥洗，到厨房检查，老刘已将馒头上笼，正在配菜，心中很觉舒畅！虽然时间尚早，清晨凉爽，还是换了一身军训时做的黄卡其中山服，装好了局长和我的名片，徐步出门，从白杨林下小道，穿过大桥，走上月台，进入站长室，问明夜快车十分钟左右进站。当火车缓缓进站后，从卧车厢下来的第一位就是周恩来同志，身穿旧藏青毕吼中山服，未戴帽，果然是学者风度。第二位是彭德怀同志，戴蓝布帽，穿蓝布工人服，完全工人模样。后随警卫八人，一式八路军服装，图囊、驳壳枪交叉背在两肩下；并且全是精神饱满，好似青年学生，却一般都具有文秀而英俊的脸型，没有一个象我所常见的那些高级将领所带侍卫那样虎背熊腰，彪形大汉，使我不由得肃然起敬。

当我将颜德庆、周志钟和我的名片递交周、彭各一份，并分别握手，说明颜局长在京，周代局长陪程潜总长赴娘子关，未能来迎，故由我迎接。周恩来同志说了客气话后，即问平汉路车次已否费神联系，我当告以“一切办妥，八点特快，就可赴保定，请先去进早餐。”便邀同循月台下去，过桥洞，进入正太场。在经过前天刚被重型炸弹炸毁的俱乐部一片断垣残壁前，他们稍作停留，察看那巨大炸弹坑，问了损失情况，周恩来同志说：“日本帝国主义残暴成性，只有发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才是救亡之道。”

到了二十七号官房，请他们在客厅就坐，引导警卫人员在餐厅休息，我便回客厅作陪，介绍了正太场治安由本路警察署负责严密警戒，并说明向西二十六号是管理局的大楼，二十五号是局长官舍，现住军事委员会的林蔚部长，听说林是蒋委员长的表弟，代表军委会坐镇在此。我问是否要和林部长会面，周恩来同志说：“我

们此行是专为和刘司令长官研讨协同作战的问题，已经约好今天会面，这次不必去会林部长了。”一会工友来问，早餐已备，何时上席？我看那时虽只六点多，但再迟恐有警报搅扰，便征询进餐时间，周恩来同志同意立即开饭。当时在餐厅摆三人一席，客厅摆八人一席，我陪周、彭二位在餐厅就坐。周恩来同志见席上放着四大盘荤炒，便说：“市面上还平静吗？这许多菜肴还好买吗？早饭只消一些咸菜就行了，这可太花费了。”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客气话，后来看到报纸上抨击“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那时两席菜肴，吃掉很少，剩得很多，他们官兵的思想行动，竟都一致，才感到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进餐时，我曾离席到客厅看看，见八份餐具饭菜，都端正放好未吃，再见八位警卫有的在饭桌旁，有的在窗台边，凝神悬腕写笔记。我对他们说：“饭菜凉了不好，各位请用早餐吧！”桌旁的一位答道：“昨天我们走了一天路，没有时间写日记，一会就补好了。天热，吃凉的好。”这更使我十分惊讶，原来共产党的兵士，都能坚持写日记，竟是有文化素养的，实乃我前所未闻、未见的新人新事。写到这里，不禁浮想连翩，这八位警卫同志，今天也不过花甲之年，一定还有为社会主义祖国负重要职责的，他们想到这点往事，总该莞尔而笑了。

饭后，我送彭德怀同志到东室休息，因他一直没有问我话，不便唠叨。回来引周恩来同志到西室，原是总务处长卧房，前窗凸出，置有写字台，装有电话。我和徐段长通了话，问明包车已进站，只等特快发了路签，就来电话通知我，估计十分钟走到车站，我放心转告道：“平汉路徐段长会来电话通知上车的，还有一个多小时，请周先生睡一会吧！”他说：“我们在车上睡得很好，不用再睡了，陈课长，你如没事我们可以谈谈嘛！”这正是周所愿也，未敢请耳。便欣然坐下。

我在两年课长任内，学到了应酬贵客的一套，但对周恩来同

志的恭敬言词，恰是出于我的一片至诚，我说：“去年西安事变，震动全国，蒋委员长能转危为安，全靠周先生大力主持，全国人民都深为敬佩！”他谦虚地说：“我们主要是要求他抗日，他既表示决心抗日，我们当然拥护他，我们的主张，是和全国人民一致的。”

他很注意交通问题，问到敌机经常骚扰轰炸和破坏铁路的修复工作。我说明石家庄是铁路交通枢纽，自然成为敌机的最大目标，但我们两路都组织好工务、机务和车务的抢修队伍，工程师、段长都亲自督率，平汉局长陈延炯已来保定、石家庄指挥。平汉车站已几遭轰炸，路轨车辆受损，只要警报解除，立即抢修，无分昼夜，以保持通车。他很表赞赏。

忽然，他从衣袋中取出我的名片，问我也是扬州人吗？我说：“是的，我原籍浙江绍兴，因为我母亲是扬州人，所以改为扬州了。”他笑道：“我也是原籍绍兴，和你是同乡。老太太现在还在扬州吗？”我说：“她一直在扬州办女学，现在还担任着江都县（即扬州）妇女会长。”他听了眉头一扬，很高兴地说：

“啊！就是郭坚忍吧！为了《闲话扬州》那本书，敢代扬州人讲话，在女界中是了不起的。”他就这样平易近人，谈了些扬州的人文风俗，问了些路局撤退情形和石家庄社会状况，也讲了些发动民众，团结抗日的道理。一个多小时的促膝叙谈，好象他乡遇故知一样，无拘无束，十分亲切，丝毫不感觉他是共产党中央的一位领导人物，不久前还是国民党的大敌，我也压根没有一点戒备之心。这时电话铃响，知是徐段长打来的，忙接了话筒，果然是徐段长催请我们上车。他们都是轻装上路，没有什么行李，立即出发，步行到平汉铁路车站。

徐段长已在平汉铁路车站门前迎候，经我介绍与周、彭两同志握手，边寒暄边走向列车最后挂的一辆包车。周恩来同志很惊讶地说：“为什么挂包车？就坐客车不是一样嘛！”徐段长谦恭

地说：“周先生不必客气，为了保证安全起见，我们理应备车。”周、彭两同志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祝他们“一路平安”，看着他们一行十人，全都上车，站长展动红旗，列车鸣笛开动，徐徐北驶。周恩来同志上车后就伏在车窗口向我们挥手。这三个小时的印象，真象电影般永远刻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不会消失。

月台上徐段长问我这三小时的接待有何感觉，我说：“感慨万千，一言难尽！总之，过去对共产党的看法，完全受虚伪宣传的欺骗，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只从这两位首领和八位警卫身上，完全可以证明共产党的八路军确实是革命的军队。不用说周先生秉赋超人，知识广博，儒雅英俊，谈笑风生，确是我接待工作中第一次见到的伟人形象，只从你刚才接触到的，周先生所提挂包车的事，不就明显地令人感到共产党的作风，与那些要人迥不相同吗？”

我们同时翘首北望，直到火车远影消失，才分别回去。这天上午竟未闻空袭警报，深为周、彭一行安抵保定而十分欣慰！

1985年10月25日于南京

注：陈津，现年八十岁，系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扬州女界著名领袖郭坚忍女士之子，现定居南京。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军准备 接收石家庄的经过

王 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夜，当人们正在街头院落消暑纳凉的时候，电话中传来了惊天动地的大好消息，日本天皇裕仁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人们顿时沸腾起来，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我们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当时，晋察冀四分区地委及分区司令部正驻在平山县夹峪村。我们地委城工部则以工作性质需要，隔漳沱河，驻于河南岸的朱家村。

次日，我们到夹峪村参加会议，丁莱夫（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马龙（分区司令员）等传达了上级关于立即组织各方力量，进迫石家庄准备入城受降的指示，宣布中央已任命王昭（时任冀晋区党委副书记）为石家庄市长，统一组织领导接收石家庄市的一切事宜。

由于胜利来得比较突然，任务又万分紧迫，会上就主要任务及大体分工作了部署后，便分头去作各项准备工作。

八月十六日，我们都轻装简从，分别由驻地出发，涉过汹涌暴涨的冶河（也称城西河）越过平山城至石家庄的公路。烈日当头，急急穿行于青纱帐中，奔向石家庄。当晚，抵达市区西北飞机场以东伪石门市第三区公所所在地西三庄，并派人向驻石日军司令部送达受降通牒，要他们立即派代表前来洽谈受降、交接

防务等事项。

可是就在这一天，紫在峨眉山上观战数年的蒋介石，却以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统帅的名义，向驻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岗村宁次发出命令，不许向各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缴械投降，各地日军必须原地维持治安，等候中央军（即蒋军）接收受降。因而驻石日军只于十七日派来一个陆军特务机关的嘱托（日军职务名称），到西三庄和我们虚与应付，拒绝向我投降，十七日中午，当这个嘱托还在和我们谈判之际，大郭村机场的日军便向西三庄连连发炮，施行威胁，要我们撤走。

当晚，我们后撤数里，至大小马村一带，准备再与之继续谈判。但以后再无效果。对我们的命令通告日军都置之不理了。

不数日，原活动于石家庄一带的侯如塘、孟宪馥部，以“第十一战区先遣军第五总队”名义由河南进抵石家庄。

鉴于谈判不成，除留部分军队在前沿警戒外，我们新组织起来的石家庄市政府的班底、人员，都撤回获鹿大河镇一带待命。

九月间，因蒋介石已调运他的第三军罗历戎部第七、第三十二师，陆续抵石，入城接收暂时无望了，便后撤至牛山、马山、裴村、宜安一带。我们城工部和石门工委也只留倪子文同志和我在大河镇，负责与市内地下党组织及地下工作人员联系。要我们的同志继续隐蔽，站稳脚跟，秘密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主张，发展组织，收集情报，等待时机。

那时，除中央任命王昭为市长外，还任命过杨法陶为市政府秘书，齐文川（原地委城工部长）为市公安局局长，崔德清（原石门工委副书记）为教育局长，其他人员就记不得了。

为配合我们接收石家庄，中央局于八月廿日左右，将原由冀中区党委派入石家庄，隐蔽于伪华北建设总署石津运河石门河渠工程处的地下党员王子兴同志的关系，转给王昭同志，后由四地委城工部负责领导。

在大河镇期间，齐文川同志曾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写信给伪石门市警察局长杜葆田，晓以大义，要他起义投降，戴罪立功。但杜冥顽不灵，不听教诲，未予置理，仍与人民为敌。终于在一九五〇年镇反时，被处以极刑，执行枪决。

约在十月间，原准备入城接收的人员，除留少数同志在城工部继续做石家庄的工作外，都另行分配新的任务了。准备入城接收的工作，也就暂告一段落。

注：王英，山西阳泉人，一九二二年生。抗战时，曾在晋察冀四地委城工部工作。石家庄解放后，曾在市委组织部工作。离休前任首都钢铁公司顾问。

回忆王子兴的两次策反工作

王 英

石家庄解放前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及地下工作人员，曾分布在手工业、铁路、电业、教育、商业及敌伪军等各界。其中历时较长，力量较大，工作也最活跃的是王子兴同志领导的那一部分。

王子兴同志是一九四二年由冀中区党委派入石家庄市内，隐蔽在伪华北建设总署石津运河石门河渠工程处，以技术人员面目出现的。起初，主要是和被囚禁在石家庄南兵营（日寇在华北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内我方被俘的军政人员取得联系，开展工作。在这期间他还利用安国同乡的身份，在中药行各商号普遍建立联系，逐步开展工作。最先发生工作关系的是元吉东药店的王荫槐。随后便有同和裕的王焕然和北大街一药店的吴子珍等。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考验，这些同志先后被接收入党，成为骨干力量。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们准备入城受降未果。党指示王子兴同志继续寻求合法身份，站稳脚跟，开展工作。王子兴同志便利用与侯如墉先遣军副司令孟宪馥同乡（子兴原名孟庆元），且在抗战前孟宪馥任安国伍人桥民团团团长时相识，并联过宗的关系，打入孟部。先后任少校参谋，及团副。从此，在先遣军中广交朋友，开展工作。先后发展了白兆祥（营长）、韩永斌（即韩三、连长）、郑银甲（军需）等入党。还帮助我派遣的周希祺同志（七十年代任过沈阳铁路局副局长），打入韩三连里。

自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的两年多时间里，王子兴同志领导的这一部分地下党组织，在宣传我党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主张，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残害人

民的面目，以及收集敌军的情报、社会动态、瓦解敌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虽有失误、牺牲，但成绩是显著的。

子兴同志在孟宪馥部站稳脚跟后，即积极开展策反工作，先后于一九四六年秋、冬组织了两次起义，惜均未成功。在第二次行动中，他自己也险遭不测，仅以身免，不得不撤回解放区。

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秋，约十月间，策动第五总队×团一营营长白兆祥起义。

我们接得子兴同志已做好白兆祥的工作，拟趁白部驻新乐县车站，行动方便之机举事的报告后，立即向上级报告，请求组织接应。同时又派交通员阎庆祥同志入市，与子兴同志落实行动计划，规定联络办法。当即约好，于×月×日夜行动，当我接应部队接近新乐车站时，即点三堆火为号，白部即可举事。为方便联系，当日派阎庆祥同志潜入白部营内。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研究了我们的报告后，当即决定由四分区司令员马龙、副司令员成少甫率分区部队，许城、袁平二同志随同协助，携带军区司令部给白的委任状，前往接应。但对于这一工作是否已完全成熟？是否确有把握？尚有若干疑问。故同时安排了**两项任务**，即：第一，接应起义；第二，起义不成时便破坏新乐县南边之木刀河铁路大桥。

我奉命参加接应，负责联络工作，随马、成司令员一起行动。

那日白天，我们的接应部队即进抵距新乐城不太远、以出产汉白玉石雕闻名的某村。天大黑后，部队运动至新乐车站附近。我和成司令员一同进抵陶家坟村。

至约定时间，我们便按原约点燃三堆火联系，却不见动静。隔了一会儿，又发一次信号，仍无反应。我很焦急。成少甫司令员也问我到底有无把握？我说：再等等看。过了一会儿，近午夜时，阎庆祥同志慌慌忙忙从白兆祥处跑来告诉我，白营长无任何

表示，且示意让我赶快回来。看样子不行了。成司令员便说：那也不要紧。我们就执行第二项任务吧！随即让通讯员去下达破桥命令。

那时我心情十分懊丧，随成司令员返回一间民房，倒头躺在土炕上，琢磨是什么原因？苦思良久，不得其解。朦胧间，一声巨响，把老乡窗子上的一块玻璃震得粉碎，我便猛地跳到地下。成司令员却镇静地说：“好了！任务完成了。撤！”

事后了解，是因为恰巧那天，敌人的防区作了调整，白营从车站被调入城内，临时找不到应变措施，行动受阻，未果。真是大憾事！

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冬，约十二月间。时隔不久，子兴同志便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策动第五总队×团团长高自信起义。这次行动因工作基础不足，仓促间计划亦不周，虽高自信随子兴同志带少数人过来，但事机不密，被孟宪馥的心腹发觉，在新乐子牙路、大道刘家庄一带被敌追击，高突围而去，投向冀中我军某部。子兴同志则因弹尽势孤，被俘。孟宪馥闻报大惊，盛怒之下立即从石家庄乘铁甲车奔赴新乐，准备召开大会，将子兴同志就地枪决。幸而子兴同志被捕后，看押他的人员中，有我们的工作关系和他的挚友，及时将子兴秘密转移到他们防区内的炮楼里，隐藏起来，等孟的铁甲车通过后，立即送往安全地带，子兴同志才得以幸免于难。

随后，子兴同志利用商界的工作关系，潜往获鹿县城一家药店，向王荫槐同志做好善后工作，才撤回解放区，在获鹿县委受到马丕、杜清华同志接待，送回四地委城工部机关。时为一九四六年末，我们机关驻平山县河西封城村。

这次行动虽效果不理想，瓦解敌人的兵力不多，但策动了一个团长投向解放军，在当时石家庄蒋军中产生了不小震动，影响还是很大的。